

老行当之“锁”住市井烟火气

●李晓伟

儿时的记忆里，在老城区的街头巷尾，总会遇到那些身怀绝技的手艺人，他们是修鞋的、打铁的、缝衣服的、弹棉花的、配钥匙的、理发的……大家都喜欢亲切地叫他们“师傅”。

上中学时，一位同学的父亲是配钥匙的，被人们称为锁匠，家就住在中大街一条小巷深处。每天早晨，他会在中大街巷口摆出小摊子，摊子稍微探出巷口，让路上的人一眼就能看到。

配钥匙的摊子很简单，就是一个稍高的长桌，上面只有桌面和必要的工具。桌子沿街的一面以两竖一横的木条钉成框架，最上方横杆上挂着一把做广告用的大钥匙，有尺把长，显然是铁皮剪裁而成，直观地展示了摊位的业务范围。下方则整齐地挂起了两排各式各样的钥匙坯。柜子上还醒目地写着“精配钥匙，立等可取”的字样。这个木柜便是锁匠的工作台，上面固定了一个小台钳，散落着手虎钳、板锉、什锦锉以及小锤等工具。

搁以前，配钥匙是纯手工活，全凭一把锉刀，技术含量还不低。那些参差不齐的钥匙牙子，锉得深了，坯子就报废了；锉得浅了，锁打不开。厚了塞不进锁孔，薄了会松动，容易拧断。有经验的锁匠，配钥匙得心应手，胸有成竹，不一会儿，一把新钥匙就配好了。

这位同学的父亲年近百岁，因为长期室外作业的缘故，面目布满风霜，双手粗糙黝黑。

那时，人们主要使用弹子挂锁。来配钥匙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原配钥匙数量不够用，带着钥匙来加配；二是钥匙丢失，但为了节省开支，带着旧锁来配新钥匙。

在配第一种钥匙时，锁匠会先将原配钥匙放在上面，下面放选好的钥匙坯子，对齐槽和卡位后用虎钳夹牢，然后用三角锉参照原钥匙在后面的钥匙坯上锉刻。接着，锁匠会全神贯注地调整新钥匙的齿尖和凹处，使之与原配钥匙保持一致。配好后，锁匠会保证新钥匙能够顺利开锁，否则会免费重配。

对于第二种情况，锁匠需要拆解旧锁以获取钥匙的齿形。他会在锁身上找准位置，用钢锯条断口处刮去锁身表面涂层，从而显露出小圆

孔。接着用锥子挑出每个圆孔里的小软金属，依次倒出弹簧和弹子。失去弹子的把控，铜锁芯很容易便可倒出。锁匠们对弹子锁的结构了如指掌，配钥匙时，他们会将新做的钥匙插入锁芯，并试放入圆头向下的弹子。如弹子能落入钥匙的凹处并与锁芯相平，则成功。否则需重新换弹子，直至达到要求为止。随后，他依此法类推操作其他弹子。

接着，锁匠将锁芯插入锁身，并在每个圆孔中放入一粒平头弹子和一根细弹簧。之后，他使用小锤轻轻敲击一窄条软金属片，使其填平孔洞，防止弹子和弹簧掉落。经过这一系列精细的操作，旧锁终于成功配上了新钥匙。

那时候，简单配一把钥匙，也就几毛钱的事；即便是连修锁的费用算上，也不过块儿八角。就是这样的小生意，也能让这位同学一家衣食无忧。可见在当时，这是一门收入相当不错的手艺。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电力配钥匙夹具，那些需要手挫的力气活便轻省了很多。配钥匙时，锁匠接过顾客手中的钥匙，仔细观察后，掏出一枚配对的钥匙，放入配钥匙的机器，熟练地比对齿口，来回调整机器齿轮。伴随着嗡嗡的机器声响，摊位上金属屑末飞溅，不一会儿，一把新配的钥匙便展现在眼前。随后，锁匠会从抽屉里挑出一把细长的锯片，一下一下打磨钥匙齿边缘，使钥匙棱角更加顺滑。有的钥匙既要打孔、开槽，还要绞花纹，锁匠会特别细心，因为稍有偏差，锁就打不开。所以，每一次的精心打磨，都凝聚了锁匠的心血和汗水。

锁的历史由来已久，远古时期，锁的初代模型其实是“错”。相关史书上曾有着这样的记载，人们为了保护好自己的私有贵重物品，最开始会用动物的皮毛将其包裹，并用自制的绳索进行反复缠绕，确保物品可以处在完全隐蔽的状态下，当需要打开物品时，则用“错”进行切断。这个“错”是人们用兽牙制作而成的，也是锁的雏形。但是这个“错”毕竟是较为粗糙的锉削工具，所以为了进一步提高工具的实用性，以象骨为原材料的这种新型工具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

野中，其名为“觶”。

发展到仰韶文化时期，木框结构建筑开始流行，为了达到更好的闭户效果，木匠祖师爷鲁班对木质门闩进行改造，让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锁”，并通过竖直或是横摆两种方式进行门窗的封闭，达到防护的效果。直到**1848年**，美国人发明了圆柱形销栓的弹子锁，人们正式进入了现代锁时代。

这位同学子承父业，也做起了锁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只不过，他的摊位已变成了店铺。修锁，不仅需要细致入微的观察，更需要沉稳的耐心。他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与钥匙和锁具为伴，已经数不清修复了多少把锁，但对于锁具的每一个细节，他都了如指掌。

他认为，做精一门手艺，一定要不断地学习。如今各种新锁具层出不穷，钥匙也五花八门。如果不花时间琢磨研究新设备和新技术，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修锁配钥匙也会慢很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配钥匙越来越公司化，卖锁、配钥匙、开锁形成一条龙服务。有的人也已经不用钥匙，家里装上了智能锁，使用指纹、密码、门卡就能开门。也正是依靠这门手艺，这位同学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

在岁月流转，科技涌动的浪潮中，那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传统手艺正悄然淡出人们的视线。那些曾经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的老行当，如今的从业者愈发稀少，他们的身影愈发难以寻觅。如今，大街小巷已很难再找到配钥匙的摊子，即使偶尔遇见，也已失去了那份原汁原味的韵味。

一台配钥匙机器、一把锉刀、一把锯片、数十盒新钥匙，各种修锁的工具和零配件，方寸之地，便是锁匠们的人生舞台，他们见证了配钥匙这个行业的繁荣和衰落，也见证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这是我们心中抹不去的一段回忆，是我们市井生活中温暖的人情味，也是一座城市暖暖的记忆。

清代汝州地价和房价一瞥

●平党申

今年春节期间整理夏店镇河西陈陈氏渊源时，河西陈开山鼻祖陈礼十五世孙陈士荣（復光子、继舜孙、文敬曾孙、光华玄孙）的家人献出了同治五年陈进谦书写体《河西陈陈氏家谱》，为研究河西陈变迁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同时，和家谱一起保存的还有河西陈村民陈继舜买地、购房的两份文契。从发黄、残缺不全的文契中，记载了陈继舜一家省吃俭用、艰苦创业攒钱置办家产的奋斗历程，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时直隶汝州府慕义里（现汝州市夏店镇）的地价和房价，古今对比，沧海桑田，让人感慨万千。

这份买地文契由草契、官契、正契三部分组成。

草契可能是立文契时打的草稿，因纸质差、用墨书写，虽能看出是竖行排列，但内容已无法辨认。

官契是用官契纸印制的，纸质略好，字迹清晰，套红印章仍在。没有句读，纵行行文。大致内容是：立卖地文契人刘五诚，今将本身行粮旱地一段三亩六分整，坐河西陈南地，东至河（荆河）、西至陈本里、南至买主、北至陈復傑，四至分明，自央人说和，情愿出卖于陈继顺（舜）名下为业，耕种同中。时每亩价银六两五钱，共合价银二十二两七钱五分整，钱地两交，各无异说，上下金石土木相连。如有亲族争兢者，买主一面担当，恐后无凭，立约为证。车路从西出。中人陈继义。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十三日立。

正契落字是**256**号，应是印制的，属于官方约束买卖方的凭证。主要内容是：按照旨意奏事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二月二十八蒙（全国制定的标准），同意这次土地买卖，但买卖双方必须如实提供土地产权、及时交付购买土地银两，若提供虚假信息，本次土地交易作废，加罚银两，并追究责任。本次交易正税六钱八分四忽，捐税六钱八分四忽。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这份土地买卖契约中，可以得知时汝州慕义里旱地买卖价银是每亩六两五钱。日前汝州同类地每亩出让金是**6**万元左右，从地价上看，光

绪年间的一两纹银抵现在的一万元左右，现在夏店镇农民年人均所得为**2.1**万元，也就是说，和光绪年间相比，现在夏店镇农民干三年才能买上一亩旱地，干十八年才能买上六亩旱地，而光绪年间的陈继舜一次买六亩多旱地，足以证明陈继舜一家当时是殷实之家，这也可能是陈继舜一家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结果。

另一份购房文契也是由草契、官契、正契三部分组成。

与那份买地文契不同的是，因年代久远，人们多次使用折叠，这份官契、正契多处折叠处字迹模糊，不能确认为何字，且关键处有多处破洞，上下文不能衔接，倒是草契字迹尚可辨认，没有句读，纵行行文，大致内容是：立卖宅院文契人王天元，因乏用，今将本身宅院半处，坐落陈庄东街，坐东向西，内有南厦二间、北厦二间、临街闲房三间，风道具存，门窗俱全，东至卖主、西至街、南至卖主、北至陈黑娃，四至分明，自央人说和，情愿卖与陈继舜名下居处为业，时值价银共四十两整。水路向东。中人陈文盛。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初二日立。在正契中，清晰显示，此笔房产交易，正税壹两貳钱，契税壹两貳钱。

宣统三年是**1911**年，这一年**11**月在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宣告闭关自守的腐朽的大清王朝走向灭亡。这一年的四月，大清灭亡的前夕，直隶汝州慕义里河西陈村民陈继舜花费纹银四十两从村民王天元手中购置半处田产，上有七间房屋，缺上房，是一处小四合院。按现在汝州房屋出让的行情，一处小四合院至少需要**40**万元左右，和宣统三年河西陈村民陈继舜购置房产对比，宣统三年的一两纹银也大致可以抵现在的一万元。

汗水浇出幸福花。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七年间，夏店镇陈庄村村民陈继舜先后花费纹银六十多两置地买房，可以说是倾尽了所有，这绝不是当时一个小户人家能做到的大事，有地、有房，衣食无忧，清末的陈继舜在陈庄村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富裕之家，这是当时多少庄稼人一辈子为之奋斗的梦寐以求。

赏汝窑花觚

●蓝一清



觚，原本为盛行于商周至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也用做礼器。侈口细腰高圈足，有方觚圆觚之分，侈口的收缩程度亦有很大不

同，大多束腰有的直腹，多饰以蕉叶纹、兽面纹、弦纹；也有部分饰以棱线宋代以后用瓷器仿其型，多用做花器。

这件汝窑花觚，设计源自商周青铜器——觚。敞口束腰高圈足，线条舒展洒脱，犹如长袖细腰曲裾裙的仕女，又叫——美人觚。造型舍弃青铜器繁复花纹的同时又保留了青铜器的4条“棱线”，显得刚柔相济。我们采用原产地香灰胎、原矿天青釉、纯正汝官窑做工，完美复烧了这件作品。《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行至王夫人的起居场所，就用林黛玉的视角写到：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时鲜花卉。用以彰显荣国府的陈设讲究、品位不俗。现代社会觚内插上成簇的玫瑰、郁金香，汝窑这种素雅的釉色会显得花的色彩更加艳丽、热烈，插上单支的梅花、桃花等更中国风审美的花卉也会显得意境幽远、古意十足。

魏 别 子

“别子”，在咱这一带，说的就是好给人打别，说啥不行啥，你叫我正东，我非往西的这一类人。跟这种人在一堆儿弄事儿，能叫你活气死！从前有一个庄子上有一个姓魏的老头儿，听说老是别，所以他的外号叫“魏别子”。这个主儿到底别到啥地步，我给您说几条儿您听听。

有一回，他老婆给他做了一双新鞋，叫他换上。那时候家里穷，做一双鞋也不容易，所以他换鞋时他老婆儿交代他说：“才穿上，招呼着些儿。”他听了心想：“这还用你这家里人交代？”心里不得劲儿，就哼了一声。他老婆也老是絮叨，又说：“走到路上不要哪儿土深走哪儿。”魏别子越来越不愿意，又吃劲哼了一声。他老婆明知道他不想听了，还是又说了一句：“也不要哪儿有泥坑就往泥坑里跳……”这句话还没有说完，这魏别子再也憋不住了，蹲下抠上鞋，跑到院东头儿猪打泥坑边儿，扑扑喳喳可跳进去了，赶再一上来，两只新鞋也变成了两只泥猪娃了，把他老婆气得差一点晕过去。你说这家伙别不别？

还有一回，他家的面吃完了，得淘点麦去磨面。他跟他老婆到河边儿淘麦，倒了一筛子麦，他老婆搁水里用手淘，淘着淘着又拿起箬篱儿把飘起来的麦鱼子捞出来，可以晒干喂鸡子。因为他老婆女人家干活细法些儿，一直捞一直捞。魏别子急了，说：“妥了妥了，捞得净弄啥哩！”他老婆儿就是不听，还只管细细地捞。这一下儿可把魏别子气蒙了，他跳下水去，夺过来筛子，呼

噜可把一筛子麦扣到河里去了，嘴里还说着：“我叫你捞！我叫你捞！”而且这一推，给他老婆儿也推坐到了水里。他老婆儿当是他要呛她，赶紧喊叫着：“救人哩——救人哩——！”他咧着嘴一笑，“喊啥哩！喊啥哩！我不是正在救你的嘛！”

这魏别子不光给人打别，还经常跟天打别，跟物件儿打别，真是别到家了！有一回，他在地里锄地，锄着锄着天下起了大雨。地里的人都开始往家跑。只有魏别子跟那没事儿人一样，迈着四方步子，不慌不忙地走着。后面撵上他的一边跑着一边问他：“你咋不跑哩？”他头一别，说：“看您谁跑得快，再跑，那前头不也是在下雨吗？”说得别人都摇着头往前头跑了。因为雨下得大，路上老滑，这魏别子走着走着，“呲溜噗喳”——滑倒在路上。他爬起来，又走了没有几步，又滑倒了。这一回不当要紧，他可恼了，干脆不起来，就那样趴着不动。又有后面的人撵了上来，见他趴地下不动，就笑着问：“你咋不起来哩？”他还是不动，大骂着：“我日他八辈儿老天爷！下吧！下吧！我就是不起来，看他能不能再滑倒！”

有一天他去地里锄玉米，头上戴着麦秸帽儿。那天风老大，锄着锄着麦秸帽儿叫风刮跑了，他撵上去拾回来又戴上。可是一会儿风又给帽子刮跑了，他拾回来再戴上。赶帽子第三回叫风刮跑，他恼透了，跑过去给帽子捡回来，扔在地上，抡起锄头，三下五除二，把一顶好好的麦秸帽儿劈了个稀巴烂。第二天又要锄地，日头恁

毒，只好又打了一顶麦秸帽戴上。可是风还老大，还没有锄一会儿地，帽子又叫风刮跑了，这一回他跑过去拾回来，一边用锄劈着，一边还骂着：“我日您娘！你真不知道你哥哥头天都叫我劈死了？你还作怪哩！”哈哈！那帽子要是人，能不喊冤才怪哩！

又有一回，他老婆走娘家去了，临走时候儿交代他自己做饭吃。晌午时，他下了一小锅稀面条儿。做中了，他把碗搁到锅台上，开始盛饭。一勺子，又一勺子，看看不满，他又盛了一勺子，结果碗盛不下了，饭漫了出来。这一下又给他气恼了，一勺子跟着一勺子地往碗里盛，盛着嘴里骂着：“我看你还能漫到啥时候儿！我看你还能漫到啥时候儿！”直到把锅里的饭都盛完，饭也流了一锅台……你说，这是图啥哩？

我给你再说一条。听说有一回烙馍，他老婆在屋里案板上上擀馍，他在灶火里支着鏊子烙馍。因为他烙馍没有经验，翻馍时候儿一翻就把馍翻烂了，他怕老婆儿说他没材料儿，把馍往煤池里一扔，拿起和煤锨“呼出呼出”一和，馍就不见了。谁知道第二个馍又翻烂了，他就又把馍和进煤池里，一连几个都是这。把他老婆儿气得没门儿，寻了这样一个老头儿，你说啥话儿哩！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